胜出

战斗

自我牺牲

醉酒

年龄操作20+

过呼吸症

乙女游戏

记梗

耽向/otome game剧情线

前期三人，爆豪后进

切上实力坑队友

上耳向

相泽查房意外

1.杀天

2.剑君

3.狗血？

4.月刊+银

5.星座彼氏

关系中的双方表层看上去是一个无条件服从另一个进行战斗，实质上，服从一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施虐欲而战斗，服从只不过是冠冕堂皇或者说能让自己接受的借口。发令一方才是迷恋着服从一方，心甘情愿的成为她的借口，并藉由对她发号施令来满足自己。

后宫？逆后宫？

切岛小天使√

轟总√

爆豪家√？

宿舍√？

怎样成为朋友的探讨√√

酒心巧克力√

生贺？

过呼吸症候群

宿舍（一楼公用空间）

微上耳向

切岛小天使！

今天的绿谷出久来到校时，右眼皮跳得让他极为不安。

说起来绿谷其实不是个迷信的人，他平时几乎没有这种意识，可今天这样绝对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的右眼皮现在正跳个不停，不仅仅是跳，还跳得压着节奏，要是再配上舞曲，整个一迪斯科演出现场。

就是神经再大条的人也忽视不了这种预兆吧。绿谷惴惴想着，到底今天会发生什么？天知道就连上次小胜差点被夺走的时候都没……有……

等等。

绿谷僵在了班级门口。

想到小胜，眼皮就跳的更厉害了！？

——果然今天的糟糕预感是跟小胜有关的吗！不不不该说他什么时候发掘出了这么定向的雷达，莫非这就是从他四岁那年一直推迟到现在才觉醒的个性！？怎怎怎怎么办要不然先去告诉欧鲁麦特或者恢复女郎吧这种事情总之还是职业英雄比较有经验……

完全没发现自己的逻辑已经开始混乱的绿谷出久同学用手捂着嘴，因飞速运转而过热的大脑发出了“哐当哐当”的不祥声音。

耳郎响香正好路过他身边，马上就龇着牙捂住了耳朵……耳垂。

虽然本人没有什么自觉，可从绿谷嘴里漏出来的碎碎念绝对算得上是魔音灌耳，乍一听简直像是哪里的和尚正在念经文，对于耳郎这样拥有听觉强化个性的人来说，实在称得上是酷刑。

但耳郎毕竟是个关心同学的好少女！

她忍着头痛啪地拍了下绿谷肩膀，迎着对方迷茫而不安的眼神露齿一笑，指了指他的座位，开口的时候格外沉稳：“绿谷，再不回去就要上课了。”

方才疯魔化的绿谷这才回神，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后腾地红了脸，极为不好意思地冲耳郎笑了笑——眯着眼，弯着唇，手指在颊边挠了挠，雀斑周围带着点小红晕，柔软的深绿卷发发梢颤了颤——对耳郎道了声谢然后向前走去。

向来冷静自持地耳郎待在原地，心里疯狂刷过一条条弹幕。

——什么啊这个可爱的生物！怎么说都是高中生了，还能露出这种纯洁无垢的笑容的男孩子实在也太犯规了吧？

刚才她甚至觉得绿谷笑的时候身边都笼着光环，差点脱口而出“天使吗你”这种感慨。娃娃脸这种东西真是可怕啊——这样想着的耳郎似乎终于有些明白了丽日御茶子曾对她说过的话。

不，该说可怕的其实是绿谷本人吧。

摇了摇头，耳郎响香决定把这种想法抛在脑后。

绿谷闷着头向前走。虽然方才耳郎的提醒让他有勇气去面对惨淡的人生，但就算是这样他也没办法太坦然……

对方可是小胜啊？

小胜的心思他从来都摸不透。现在想想，明明最初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很好，自己被人欺负的时候小胜也会帮自己。可是从什么时候改变了呢？也许就是四岁，不平等的社会对他们露出獠牙之后吧。

只要想做就能做到还拥有个性的小胜，没有个性并且一事无成的自己，自那时起，他们的想法似乎就再也没有连接在一起过。

不仅如此 ，爆豪在升到初中之后变本加厉的欺负，也让绿谷对他抱持着相当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是被欺负后理所应当生出的厌恶。爆豪最残酷的地方，莫过于他所有的欺凌都是针对绿谷对英雄的憧憬，在打击绿谷的理想这一点，他实在是不遗余力。偏偏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世间最平凡最普通的事实，即使绿谷自己也无法反驳，所以就变得更加讨厌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从小时候一直延续下来的仰慕。不管怎么说，在绿谷心中幼驯染之间的亲昵是无法抹消的，所以他才根本没想过要去改变对爆豪的称呼，所以就算他被欺负得很惨，也没办法彻底逃避出现在爆豪面前。

这样想起来，自己真是个矛盾的人，也难怪小胜讨厌自己啊，因为他最讨厌纠缠不清的事情了。

绿谷无奈地笑笑。但其实事态也没有那么坏了，来到雄英之后，他察觉到了爆豪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虽然还是没办法回到最开始自然的相处模式，但好歹有时候也算是能平等的对话了，而且最近爆豪变得有些沉默，偶尔看到绿谷的时候还会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满脑子都是爆豪的事情的绿谷暂时抛开了怯畏，却在下一刻看到自己座位的时候，深刻感受到了血液冻结的恐怖。

——为什么，小胜，会坐在，他的座位上？

绿谷出久，十五岁，提前看到了人生的终极。

“哦哦！绿谷你来了啊，快过来快过来！”

该说是豪勇热情还是天然没大脑呢，切岛锐儿郎完全没在意绿谷人生观的崩溃，啪啦啪啦地冲他挥着手。绿谷完全没法抗拒这种好意，强忍着想立刻逃跑的冲动，一步一步走向围在自己桌边的人群。

幸运的是人群中心的爆豪坐在那里，下巴搭在交叠的手上，低着的头一直没有抬起来。

“这……这是在做什么呢？切岛同学？”

总之还是先要掌握情报，绿谷视死如归地开口。

“轟从家里带来了慰问品，全班都有份哦？给，这是你的——”

手里被塞了一个长条形物体，绿谷低头一看，只见包装上写满了花体英文字，就算学霸如他也只是勉强辨认出了几个单词，而其中最打眼的则是——

“Choco——late？”

“Bingo！不愧是绿谷啊居然能看懂。而且这个据说是最新品来着？谢啦轟！”

上鸣电气一揽绿谷肩膀，冲轟焦冻比了个大拇指露齿一笑，那厢轟点点头，眼神倒是落在了从刚才起脸色就不太好看的绿谷身上。

“啊，轟同学，谢谢你的巧克力。”

“没什么，不要在意。”

然而绿谷心中的疑问还是没有解开，他看看周围好像没有人有跟他解释的意思，一咬牙横下心来还是决定自食其力。

“那个……切岛同学，为什么小胜会……坐在这里？”

“哦！你说爆豪啊，他刚才不愿意吃，我和上鸣想着‘真是浪费啊’的就给他塞了几块——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了，半天没说话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绿谷的脸唰得白了。

他再一次感受到了雄英的可怕：切岛同学和上鸣同学实在是太厉害了！居然连小胜都被欺负了哦？？就算他们的出发点相当友好，可逼迫小胜做他不愿意做的事，绿谷只是想想就觉得毛骨悚然。

然而最可怕的是……小胜居然没有暴走这个事实。

从幼驯染的视角来看，此刻爆豪周围环绕的氛围相当平和，所以才越发可怕。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爆炸才是对爆豪最好的诠释。

可绿谷是唯一一个没办法置身事外的人。要问为什么……那是他的座位哦！？就算爆豪的座位空出来了，他也没胆去坐，他挺得过相泽老师的询问，却绝对挺不过爆豪的怒气——本来哪怕他什么都不做都可能会被迁怒吧……

太糟糕了。

……但也只能上了。

于是绿谷颤抖着，走到自己桌边，低低唤了声“小胜”。

没有回应。

啊，似乎已经能看见三途川的尽头了。

“小胜……快要上课了，回……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吧？”

在切岛和上鸣饶有兴致地观察眼神下，绿谷战战兢兢地请求，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不要戳到爆豪着火点。

爆豪还是不动。

绿谷感觉到自己的额间已经渗出了冷汗，可还是伸出手去，想拍拍爆豪的肩膀。

就在快能触碰到爆豪的瞬间，他一直剧烈跳动的右眼皮突然安静了下来——下一刻，手腕被抓住了。

随着爆豪慢慢抬起了头，绿谷只觉得脑子里一阵阵犯晕。

不经意间扫到了桌上扔着的巧克力包装纸，绿谷突然福至心灵，哆嗦着嘴唇向最可能给他答案的人发问了。

“轟……同学……这个巧克力……是什么口味……？”

轟焦冻看了看，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

“是酒心巧克力。”

啊，糟透了。

看着爆豪胜己泛着红色的脸和较往日来说显得格外湿润的眼睛，绿谷眼前一黑，差点脚下不稳跪在他面前。

绿谷出久，十五岁，已经来到了人生的终极。

“小……小胜，你怎怎怎……怎么样？”

“……”

无言地，爆豪握住绿谷的手又加了一分力。从他那由于个性而经常爆炸的手掌心，传来的热度是相当令人畏惧的，绿谷觉得自己几乎快要闻到硝酸甘油的味道了。

“小……”

“小胜小胜的烦死了！只是个废久，不要给我那么嚣张啊！”

啊，是平常的爆豪呢。从周围传来了这样窃窃私语般的评论，也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毕竟就印象来说，这是很符合爆豪性格的反应。然而只有处在风暴漩涡正中心的绿谷才明白，对方此刻的状态绝对说不上是平常。

出于幼驯染的默契，绿谷分明分辨出了爆豪声音中的细微情绪——不是厌恶也并非愤怒，非要说起来，倒像是委屈。

很难想象，但是事实。

这个认知让绿谷一时失言，只能一味地盯着那双红色眼睛看，脑子里一片混乱，根本想不明白爆豪到底在介意什么事。

“总之先冷静……”

“吵死了！白痴！给我闭嘴！混账！”爆豪一边毫无来由地怒骂着，一边狠狠拽了绿谷手腕一把。无防备的绿谷这次真是被他拉得一个踉跄，眼疾手快撑了把桌子才让自己的头免于撞在桌角上。

他颇为难受地弯着腰，抬眼看看爆豪，语气里不自觉地也添上了委屈。“突然是在做什么啊……小胜……”

爆豪低着头看他，这时候倒是得意起来。

“看啊，你这个废久就像垃圾一样！”

“哈啊？”

“哼！只不过脸长得可爱了点，别以为我就会吃你那套！”

真是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刚想这么抱怨的绿谷，发现不知何时班上已经安静下来，或明或暗地都在注意着这边。在一众同学可称诡异的眼光中，他突然察觉到了刚才那句话中的关键词。

可……爱？

别说僵住，绿谷根本就是石化了。

只有丽日御茶子淡定点点头，悠悠说道：“只有在这点上爆豪同学还算有眼力呢。”

“大饼脸你说啥！？炸了你哦！！！”

爆豪的脸涨得通红，空着的那只手里闪着噼里啪啦的火花，好像下一秒就要扑上去将自己的话变为现实一样。可丽日哪里怕他？意味深长地一笑后，完全将他的话置之不理，转向了一动不动的绿谷。

“小久同学没事吧？站得起来吗？”

如果不是在“丽日你这混蛋”“别给我开玩笑了”这样的背景音下，真是充满同学爱的一幕呢丽日同学。

“啊，丽日同学谢谢，我没没没关系的。”

绿谷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道，尽管他现在完全不是没关系的样子。

说真的，别开玩笑了，现在他的事怎样都无所谓啊！？就算是他们都是高校生，还处于禁酒令限制的范围内，可这也太难想象了吧！？爆豪被几块酒心巧克力放倒了理智这种事，可是连幼驯染都无法触及的秘事来着啊！！！

但是就是现在才要冷静！冷静下来，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该做吗！

于是，在1-A全体众目睽睽之下，绿谷出久露出了像对待战斗一样的沉着！只见他沉着地——沉着地从包里掏出了笔记本，笔走龙蛇勾勾点点。

——小胜：对酒精超弱。

丽日笑的像个天使，“我好像开始同情爆豪同学了。”

饭田满脸迷茫一推眼镜，“丽日同学你指什么？”

就算醉了，爆豪也是爆豪，哪能忍绿谷如此无视他！当即一拍桌子站起身来，顺手捉住了绿谷的领子，凭着身高差将刚刚撂下笔的他提了起来，狰狞的像个恶鬼罗刹凑过去，眼角上提嘴角下撇，活脱脱一副敌人样。

更别提他还开口说话了。

“很行嘛，你这混蛋居然敢无视我——是想变成天边的星星吗！！！”

“不、那个，我完全没有想无视小胜哦？因为很在意小胜的事情想好好记下来所以才不经意……”

这简直是凶案现场啊！厚道如切岛已经做好了上前抢下绿谷的准备，谁知爆豪大爷居然就那么松了手——

“哼，”他哼了声，可谁都听得出他的愉悦，“这次就放过你好了。”

“什么嘛，绿谷这家伙不是挺擅长应付爆豪的嘛。”上鸣小声向耳郎吐槽，却只换来对方一个怜悯的眼神。

“你今天又随便用个性了吧。”

“没有啊？话说我为什么要用个性——不对耳郎你这家伙什么意思！”

这边绿谷也惊呆了，原来爆豪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这种超现实的展开实在是把他搞晕了，但他还是没忘记自己的初衷。

“那……那个小胜，这里是我的座位哦？也快上课了小胜还是……”

“哈啊？我肯坐在这，就足够你感恩戴德了吧！来吧，书呆子，快给我跪下来，用你那张该死的娃娃脸给我笑一个啊！！”

不愧是第二次听到这种话，怎么也该习……惯……怎么可能习惯得了啊！？小胜喝醉之后别说奇怪了，根本就是换了个人哦？什么什么这到底是什么？让他笑一个……这是什么新的欺负人的手段吗？那种事——

“没……没办法……！！”

大脑过载的绿谷下意识地喊出声来，他马上就反应过来，同时脸色清晰可见的变白了——就算他用上了敬语，也改变不了这是爆豪最讨厌的反抗的事实。

“你说什么——！！”

果然，爆豪轻易就被点燃了导火线，他一把按在绿谷头上，手不断地收紧施压，直到绿谷的头盖骨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

“好疼好疼好疼小胜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噫噫噫——”

“你这家伙……很有胆啊？？”爆豪提着绿谷的头强迫他看向自己，暴怒的样子简直像是恶鬼一样，眼角吊得老高，“明明不在我面前的时候，傻兮兮的要命的对着别人笑个不停……啊？混蛋书呆子，你倒是给我说说看啊——该死，对着大饼脸阴阳脸狗屎头白痴脸他们都能笑得出来吧，你那张娃娃脸，是就那么想被我这么炸成碎片吗，啊？！”

“诶诶诶？”

被点到名字的人心情复杂地互相看看，心里都是一个想法：爆豪这家伙，嘴上说着讨厌绿谷，结果还是对这种事超在意啊。

而且，是喝醉后会变得稍微坦诚的类型。

“呐，轟，只是普通的酒心巧克力应该也不会这样吧？”

上鸣挠着脸问道，虽然很想去帮绿谷，但爆豪这个样子的可怕程度简直不是盖的。如果不是绿谷而是别人去惹怒他的话，真不知道还能不能留个全尸。

轟看了他一眼，回答的口吻依旧平淡。

“爆豪吃的是最新品，听说好像是在葡萄酒的酒精度数和含量上有了突破，所以比较容易醉吧。”

“那不是超糟糕吗！？那样的再有别人吃到什么的——”

“那种的只有一个。”

绿谷听到了这边的谈话，却完全没有放心的余裕，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头盖骨可能已经变形了。

怎么这样——？完全不知道小胜的着火点在哪里，话说回来讨厌自己的不正是他吗？事到如今还说这种话实在是太强词夺理了吧！

但他根本不敢说出口。

“哼……”

忽然，爆豪的脸上裂开了一个狰狞且相当恶质的笑容，又是猛地发力把绿谷的侧脸按在了课桌上。在绿谷反应过来之前，一把夺过了他攥在手里的巧克力。

喂，我记得你不喜欢吃巧克力吧……？这么说着，爆豪用锐利的牙齿撕开包装袋，一下子塞进了绿谷的嘴里，又捏着他的脸颊强迫他吃下去。绿谷哪怕想反抗，也被他按着咀嚼了几下，塞了满嘴的巧克力最后还是咽下了不少。

绿谷想他今天的预感到底是灵验了。

等等。

——！这个味道！

终于看不下去的切岛连忙上去架开了爆豪。被解放了的绿谷僵了一会才缓缓起身，脊背却有些微妙的向前倾着，墨绿的卷发完全遮住了眼睛，嘴巴却还在咀嚼着，喉结上下滚动，把巧克力尽数吞了下去。

“喂……喂！绿谷，你没事吧——！”

切岛流着冷汗问，然而突然回答他的却是轟焦冻。

“啊，绿谷手里的，好像也是酒心巧克力。”

摸着下巴仔细看向那被撕得凌乱的包装，轟说出了众人根本不想听到的答案。

“什——！！不是说爆豪那种的只有一个吗！！”

在众人的哀嚎声中，轟显而易见地一愣，“但是绿谷的是白兰地的。”

1-A全体在此刻感受到了莫名的恶寒。

“哈……哈哈……”

往日里温和的笑声，现在听上去竟像修罗恶鬼一般声声催命！

啊，糟透了。

看着绿谷抬起的脸上那双完全没有笑意的眼睛，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颤抖了。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平常最不容易发怒的老好人才是最恐怖的。

1-A全体，虽然晚了一步，同样见识到了人生的终极。

屋漏偏逢连夜雨。

非要形容现在的情况的话，就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

切岛一边一生悬命地努力压制着爆豪，一边担心地看着绿谷。他这位向来脾气好得要命的同学，现在的状况实在称不上正常。

那带着小雀斑的脸颊正慢慢泛起粉色，较同龄人来说，本就更带稚气的娃娃脸因此更显得可爱了，若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或许还能看作一件好事。可从他嘴里漏出的零落的低笑声，就能够证明事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切岛凭着自己野兽般的直觉差距到了危险的味道！

但，话虽如此，切岛还是不太相信绿谷会做出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毕竟考虑到对方一贯的行为，就能知道其强劲却温柔的本性。

起码要比他手里这个大吵大闹的家伙讨喜得多。

于是他还是继续试图唤起绿谷的注意，“——绿谷？怎么了？”

也许是对切岛没有放弃的精神作为回报，绿谷的身体晃了晃，还真的停止了那听上去有些瘆人的笑声。他摇了摇头，若不是脸色过于红润的话，简直看上去一切如常。

“啊，切岛同学，多亏有你帮我一把。”

“那个倒是没什么啦……不过你真的没事吧？”

“没关系的。”绿谷的眼睛亮晶晶的，像藏了天上的星星，率直地看向切岛。对于这样的视线，切岛的野性本能告诉他这跟平时的绿谷不太一样，但又说不出来具体是哪个地方不对劲，就只是接受了绿谷的话。

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被他从背后抓住的爆豪竟然也慢慢停止了挣扎，变得老实起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总归是件好事。切岛松了口气，就从他目前能把握到的情况来看，爆豪遗憾地输给了酒心巧克力。本以为绿谷也会被击沉，可没想到在这个方面，绿谷意外地要比爆豪强上不少。

不过认真讲道理的话，虽然还在禁酒令的限制范围中，但他们到底也是高校生了，被酒心巧克力放倒的人才比较奇怪吧。

这样想着，切岛放开了爆豪，也笑了起来。

“那就好，刚才你不说话的时候可真是有点吓……人……诶！？”

一向推崇男儿热血的切岛少年做出了很不男子汉的举动——他被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得喊出了声。

如果是在通常情况下，上鸣或者濑吕等人作为损友，肯定会乐在其中的吐槽他吧，但实际上，班上并没有哪怕一个人对此发表感想。

更准确来讲，被眼前景象惊呆了的同学们现在根本无法发表任何感想。

要说为什么的话，大概就是因为一头墨绿卷发的少年此刻正像个孩子一样的，热烈地抱着切岛这一事实吧。

“咿！！！！”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啊，果然绿谷酱也是啊。gero。”

不管瞬间的寂静后，班上到底被引爆了怎样的轩然大波，切岛本人都没有余裕去理会。

对他来说，突然抱过来还蹭来蹭去的绿谷，与其说是个小孩子，倒不如说像是只小狗。但无论是哪一个，他都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嘴张了合合了张，却连点像样的声音都发不出来，逊得要命。

反倒是绿谷先开了口。

“因为切岛同学总是在帮助我，所以没关系的，”绿谷抬起头，超出普通规格的大眼睛中既有着孩子般的纯真，也有更加认真的郑重其事，“一直以来都谢谢你了，切岛同学，谢谢你愿意对我伸出援手。”

真不知道到底是醉了还是没醉啊。切岛在这样的话语中彻底投降了。

“哦！”

他一如往常很有精神地应了声，拍了拍绿谷的头，“因为我们是好哥们啊！这些都不算什么！”

简直是正能量放射器啊，这两个人。

站在一旁简直要被闪到眼的上鸣无意识地嘟囔一声，随即就被一双绿眼锁定了。心里还没说完“不会吧”这种标准的flag台词，绿谷就嗖的一声蹿到了眼前。

同样是一个熊抱。

“骗骗骗人的吧！？”

“上鸣同学也是，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来开导我，被邀请去打游戏的时候真的超——级开心！”

哇……这这，感觉有点理解切岛的心情了，被这样看着的时候心情真是超复杂啊！上鸣本来僵硬着身体不知该作何反应，可当绿谷冲他笑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有了种精疲力竭却相当高兴的情绪。

总之，他也学着切岛摸了摸绿谷的头。

“大家一起玩才开心嘛！”

对着这样的绿谷，哪怕是被同班同学的男孩子抱了也没办法讨厌的吧！

不过，从刚才开始切岛一直看过来的眼神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不对，不如说全班同学都在看这里啊好可怕！不过，这里就是要显示我男子气概的时候吧，毕竟我是要受欢迎的男人只是这些才不会害怕——噫为什么耳郎的插头朝着这边靠过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挑衅不好我道歉好吗！！！

浑然不知上鸣正逐渐被死亡阴影笼罩起来的恐怖，绿谷在道谢之后又抱住了他。

“小久同学真的不要紧吧？”

被这声问候唤起了注意，绿谷这才松了手，完全没有注意到在那瞬间上鸣就扑街了的状况，茫茫然转头望向了声源。

啊，是丽日同学，是他最好的朋友来着。他歪头想了想，朝着丽日走了过去，殊不知自己的这一动向又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

站定在丽日面前，绿谷又顿了顿，才慢慢伸出手去。

峰田泪流满面地咬牙切齿：“就算是绿谷做出这种事来也去给我爆炸吧！！！”

丽日到底是女孩子，在看到绿谷的手接近的时候还是小幅度地后退了一点，可绿谷并没有像对切岛上鸣一样毫无顾忌地抱过来，那只手只是温柔地降落在了她的发顶。

还有些孩子气的少年像平常一样，带点害羞地微笑着，摸了摸女孩子柔软的棕发。

“丽日同学也总是为我担心呢，我真的没事。丽日同学一直都很努力啊，这样的丽日同学愿意做我的朋友，实在是太好了。”

该怎么说呢？

与这个年龄段男女生之间可能产生的悸动不同，绿谷的话带来的是另一种更加纯粹的感动。友人，帮助，这些在其他人看来或许稀松平常的物质，在绿谷的眼里，却有着需要以这种认真程度来道谢的必要。就和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一样，他的内在也是温柔而纯粹的，会将哪怕最微小的一点事情放在心上，并且始终抱持着感恩的赤子之心。也正是因为这样，绿谷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大家视线的中心吧。

而且，就连醉酒也不会对女孩子做出让人困扰事情的样子，实在是很可爱啊。

“嗯！”丽日用力点点头，也笑了起来，“有小久同学做我的朋友也真是太好了！”

从最初的惊慌脱离出来，1-A的其他人都开始蠢蠢欲动。这样子看来事情实在是有些有趣吧？想知道绿谷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评价，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有不少人都主动上前围了过来。作为回应他们期待的表现，绿谷的笑容也越来越耀眼，简直要到能洗涤人心的地步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直被忽视的爆炸源发作了。

或者说，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发作，而是沉寂到被人忽视的地步的这个人才是真正违背常理的一方。

没错。

所谓爆炸源，除了爆豪胜己本人不作他想。

“碰！碰！”

爆豪强硬地挤进人群中，不知为何并没有使用个性来威慑他人让他有些狼狈，但他的余威犹在，不少人都在他凶恶的眼神下退缩了，最后也成功抵达了绿谷面前。

这时候才想起来这对幼驯染之间糟糕关系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凝重了脸色，选择了——

后退一步。

因为不是超有趣的吗！？喝醉的绿谷会对撒酒疯的爆豪有什么表示，这简直是年度大戏嘛，就连爆豪本人不也是因为想知道才挤进来的嘛！哎？爆豪看过来了？这么小声居然也能听到？

于是众人很有默契地选择了眼神交流，将声音的战场留给了对峙着的两人。

绿谷刚刚一手一个地抱住了饭田和轰，被劝说了好久才撒开手，这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站在自己面前不到一米的爆豪，脸上的笑容居然一点没变！

但他也没说话。

两个人你瞪我我看你地沉默了好久，最后还是爆豪先沉不住气了。

金发少年一仰头，“废久就是废久，刚才不还是叽叽咕咕说个不停的吗，现在再给我说点什么来听听啊！混蛋书呆子！”

绿谷还是没说话。

爆豪没得到回应，火气腾地上来了，借着地利又是一把揪住绿谷的领子，脸上的笑容狰狞地能止小儿夜啼。

“你这家伙——”

然而绿谷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讨饶或是安抚爆豪，可他脸上的笑容确实是扩大了。双眼几乎眯成了两条缝，脸颊上也因为笑容凹下了浅浅的酒窝，看上去异常的孩子气，让爆豪简直要看呆了。

可与之相对的，他这次开了口。

“小胜什么的，最讨厌了！”

上鸣：啊，爆豪僵住了。

切岛：爆豪啊啊啊！

爱德华·墨菲曾说，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个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而人生正是有着这样噩梦般的魔鬼定律的存在。

如果要比作游戏的话，难度一定是地狱级别的。并且每个人都必定会在一些时点，深刻体会到制作者的恶意。

就像走在上学的路上，当察觉到自己踩到什么东西的同时，就已经注定了低头能看到秽物的结局。或者一但忘记完成老师布置的背诵作业后，就绝对逃不过第二天上课时的抽查。再或者偶尔将一直以来妥善保管的重要物品随手放置后，就一定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

如此种种都不过是最简单的例子，所谓世间，就是这么毫不留情的地方。

譬如爆豪，他此刻就切身感受到了世间的恶意。

刚才……刚才废久说了什么？“小胜什么的最讨厌了”……小胜是指他吧？

他被讨厌了？

——开什么玩笑！不过是废久而已，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让人心情烦躁的话，胆量倒是够大啊？真是适可而止不要给他胡闹了……说什么讨厌，明明是那个白痴一直哭哭啼啼地跟在自己身后怎么赶也赶不走，事到如今居然还要有怨言吗！？而且话说回来，这家伙刚才不还在吧啦吧啦地对着那些路人们夸个不停，毫无防备地逮谁抱谁，轮到他就变成了讨厌？到底要让人火大到什么程度才算满意啊！

“哈！？混蛋废久这是我该说的话才对吧——像你这样的渣滓……！！”

没错！对废久这种弱小的无个性混蛋，他才该说讨厌的！所以现在心里这种快要爆发了的不甘心，全部只是因为废久抢先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完全没有其他的原因！

切岛挠了挠脸，声音里难得带着犹豫，“爆……爆豪，你在哭吗？”

“吵死了狗屎头！那张胡说的嘴是想被我炸碎吗！？”

像平时一样做出了反应……但是，所有人都能发现，尽管爆豪现在死死揪着绿谷衣领，表情狰狞地像随时要扑上去咬人似的，可眼眶里分明都蓄上了眼泪。

爆豪自己当然不可能没注意到，他咬着嘴唇拼命想把眼泪压制回去，可那该死的东西偏偏在眼眶里转来转去，烧得眼角生疼。之前被切岛和上鸣硬塞下去的巧克力似乎在胃里又重新凝固起来了，哪怕只是呼吸导致的身体颤动，都能感觉到尖锐的刺痛。

本来已经略有减退的酒精效力，在动摇之下一口气被催化到了极致。

“——你这样的臭书呆子……呜……有什么资格讨厌我！！！”

“这个嘛……”

绿谷的身体晃了晃，毫无畏惧地直视着爆豪的脸，墨绿色的眼瞳深处也浮动着波纹。

“小胜啊，从很小就开始欺负我了哦？想出了废久这样的蔑称，总是嘲笑我什么都做不到，还会动真格来揍我也很讨厌……嗯……还有中学的时候，对对就是中学哦，知道我也要考雄英的时候真是够呛啊——要我改志愿啦，把我的英雄笔记本炸掉后扔下楼啦，而且还说什么one chance dive之类的……不过分吗？普通来说很过分吧。”

……虽然刚才的一瞬间有点可怜爆豪，不过这样听来果然还是自作自受吧！？

“one chance dive什么的……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濑吕流着冷汗看向一旁的上鸣，而后者则讳莫如深地冲他摇了摇头。

“我大概知道你想的是什么，话说应该没有人想不到才对……”

虽然一直都知道爆豪在欺负绿谷，可没想到中学的时候情况居然比现在还要糟糕……这两个人确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幼驯染吧？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关系才会糟糕成这种程度？如果说只是因为爆豪的性格的话，也稍微有点解释不通。

毕竟要是真的讨厌的话，避开不就好了吗？也不用露出现在这样的表情吧。

“啰嗦！因为你让人不爽啊——”

爆豪吠道，神情略显狼狈。

“我还没有说完哦？”绿谷笑了笑，态度却有些强硬，“还有进入雄英之后，虽然不太像以前那样过分了，可是有时候我去搭话却会被无视，神野之后更是……小胜记得有多久没和我说过话了吗？果然是不记得了吧，我也很讨厌这个啊。明明和切岛同学上鸣同学他们就能正常对话的。”

他说的很平静，但话音落下之后，气氛几乎就要冻结起来了。

任谁都明白，绿谷说的话恐怕不只有表面一种意思，他试图在传达什么，这一点是很容易能看出的。

但只要爆豪不明白就没有意义。

与此同时，爆豪瞪大了眼睛。绿谷的话他听在耳中，却每一个字都无法反驳，没错，因为那些都是事实。

所以，废久是真的讨厌他了……？

嗓子里一片干涸，他的喉结只是上下动了动，没能成功地发声。不要说了。爆豪想，也不要再笑了，难看的要死。说起来到底是为什么啊，明明被抱怨了一大通的是他，结果却是废久自己笑的像哭一样。

不要笑了。

——所以就说不要再笑了啊！

“我也，最讨厌你了。”

爆豪终于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他松开了绿谷的衣领，手臂无力地垂了下去，在身侧晃了晃，又死死攥起了拳头。

可恶……

为什么就算被这么说了，你还要对我露出这种丑死了的笑容啊！！

“这种事情，我当然是知道的哦，”绿谷轻声开口，“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小胜的这一点了。”

心脏一瞬间像被攫紧了，爆豪只觉得血都冲到了脑子里，他倒退了一步，扶了一把桌子才勉强没有摔倒。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眩晕感，面前的绿谷从一个变成了三个，还来来回回不断晃动着，搞得他头昏脑涨。好热，他张开嘴，可呼吸还是不甚顺畅，热得要命，血管里奔腾的好像不再是血液，而变成了岩浆，把他身体内的水分烤了个干净，还要从内部把他一点一点直到全部熔化。

废久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不简直就像是……

不对，他应该说点什么。哪怕只是因为不想废久一个人嚣张的说个不停。

可是耳朵里充斥着一片嗡嗡的烦人声响，眼皮越来越沉了，身子倒开始发轻，似乎马上就能飘起来。感觉不到手扶着的桌子，也感觉不到脚下踩着的地板，天地都在旋转，面前的人影一个个都扭曲了起来。

只是，好像能听见废久在叫他。

“小胜！”

不是现在这个，而是更加幼稚的声音。愉快又兴奋，只把他一个人当做自己的英雄来崇拜的声音。

“该死……”爆豪嘶声开口，“……该死的……我——”

不行，不是这样。他想说什么，可是一股窒息感却缠绕在喉咙里挥之不去，于是他加快了呼吸，想用空气将恼人的痛苦稀释开来，但状况变得更坏了。他的呼吸越来越快，无论怎么吸入空气还是不够，他感觉不到自己的呼吸，也根本无从停止。后背上洇开令人不快的黏腻感，很快衬衣就湿透了，黏嗒嗒的恶心的要命。

哐啷！

爆豪撞开了桌子跌坐在地上，这瞬间的冲击感让他的呼吸在下意识间停滞了一会。不过接下来，他就能感觉到肺叶再一次接触到空气的沁快了。

朦胧间有人拉住了他的手。他看不清那人的脸，只能感觉到那只手很是粗糙，扣住他的骨节甚至有些反常的凸起，但握在手中时异常贴合。

好像他本来就该拉住这只手一样。

我知道的。他想。

有什么滚烫的液体啪嗒啪嗒地砸在他的手背上，爆豪强迫自己抬起眼皮看过去，只能看见一汪深绿。像蓬勃生发的野草，像郁郁苍苍的森林，也像美得逼人无法呼吸的翡翠。

我其实……

他攥紧了那只手，皱着眉头昏睡过去。

爆豪倒下的那一刻，1-A的学生们没能立刻反应过来。不管怎么说，爆豪给人的印象都与眼前的光景相去甚远。

然而在其他人有意识之前，绿谷已经冲了过去，慌乱中被自己的脚步绊了一下，直接摔跪在了爆豪身边。

但他并没有在意，而是一把抓住了爆豪的手。

“小胜……小胜……！！”

呼唤的声音简直像个孩子一样，带着浓浓的哭腔和无法置信。

直到听到绿谷的声音，时间才仿佛又重新流动起来。八百万上前去看了看爆豪的状况，叹了口气。虽然刚才的样子不太对劲，不过现在，爆豪毫无疑问地是睡着了。呼吸平静，只是眉间的沟壑看上去不太安稳。

如果是平时的绿谷应该也是能看出来的，可现在的他只是一声连着一声的叫着幼驯染的昵称，大滴大滴的泪水砸了下来，像个被抛弃了的孩子。

果然是因为太过在意，所以才无法发现的吗？

——绿谷同学和爆豪同学，两个人都很聪明，在这种事情上却都很笨拙啊。

八百万想着，低声向同学们传达了安排。“没关系的，爆豪同学只是睡着了，不过以防万一还是送去治愈女神那边比较好。”她顿了顿，看了看并没有听进去她的话的绿谷，苦笑起来，“还有绿谷同学，最好也在那边一起休息一下。切岛同学，上鸣同学，他们两个可以拜托给你们吗？”

“哦……哦！那我来送绿谷，上鸣负责爆豪。”

突然被点到名的切岛点了点头，痛快地答应下来。一边的上鸣倒是有些顾虑，他看看睡着的爆豪，惨叫起来。

“我来负责的话会被醒来的爆豪杀掉的吧……”

还没等他提出想跟切岛交换，就被耳郎的耳垂啪地打了脸，“读读空气再说话啊，白痴上鸣。”

“是……请务必交给我……”

切岛想把绿谷扶起来，可后者却怎么都不愿意离开爆豪。红发少年苦恼地想了想，露出了做出决意般的表情。“抱歉，绿谷，我之后再好好向你谢罪。”说完，他发动了个性，一下切在绿谷后颈上，把他劈晕了过去。

然而直到绿谷失去意识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放开爆豪的手。

好困……

身体重的像块岩石，就连指尖都一点也无法移动，大概看到美杜莎的眼睛后也是相同的感觉吧？昏昏沉沉的大脑不知为何产生了这种不合时宜的想法。

并不是因为有趣而特意去查阅的，只是小时候偶然看到过一次，却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记得书中描述美杜莎被称为“极度丑怪的女子”，不仅有着一头蛇发，而且任何看到她眼睛的男人都会立即变成石头。然而在旁边的插图中，蛇发女妖的脸并没有那么丑陋，那双眼睛也一点都不吓人，反而是艳丽到热烈的鸽血石的颜色，莫名其妙地令人着迷。只是看着看着，突然就觉得悲伤。

没有人能，也没有人愿意去注视她。

无论是女妖，还是怪物，更或者是人类，被这样对待都是让人悲伤的事情。更何况美杜莎也没有选择，这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拒绝着所有人，也被所有人拒绝，忘记了世界上的温暖，也不再记得世界上还有爱。

如果变成那样一定会很痛苦吧。

所以，就算被拒绝，就算是自己的庸人自扰，也想要对你微笑。

“……还没醒……怎么……”

“……休息……”

断断续续的对话声飘进耳朵里，但实在是太累了，根本没办法听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话，只是朦胧中觉得有只很温暖的手拂过双眼，蹭过鼻尖，最后按在了自己的嘴角。带点力道不太温柔，但是却有着很喜欢的甜甜的味道。

“好温暖……”

像被清晨八九点钟的阳光晒着，暖融融的，却又不会太热。

刚才还僵硬难堪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睡意熨帖地包裹住了他的大脑，在清淡的香甜的气味中，他再次陷入了沉沉的睡梦中。

绿谷睁开眼的时候，完全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他躺在床上，棉被一直盖到了下巴，两边还被妥妥帖帖地塞到了身子底下——可能也太妥帖了点，导致他整个人简直像只蚕茧，或者是被蜘蛛抓住了的可怜昆虫。

不，这是谁干的先不提，在那之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看天色现在应该还是教学时间吧，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会躺在床上睡觉！？

嗯，总而言之先冷静下来，从头开始重新想过吧！早上他和平时一样的来到了学校，在门口遇到耳郎同学被提醒了时间，然后进了教室……之后立刻就看见小胜……小胜坐在了他的座位上！！

从这里开始就已经很奇怪了啊！为什么小胜会坐在他的座位上？

“吵死了。”

“啊，抱歉……等小胜！？”

绿谷下意识的转头向声源道了歉后，才发现隔壁床上正盘腿坐着的人。爆豪手托着腮，胳膊肘就支在自己的膝盖上，面色不善地盯向他。

“不是说了吵死了吗！”

“诶？为什么小胜会在这里！——这不是保健室吗？诶！小胜受伤了吗！”

啧。爆豪烦躁地咂了咂嘴，罕见地没有立刻气血上头张嘴就骂，他抓了抓睡的凌乱的头发，瞪了一眼绿谷。

“还不是阴阳脸那该死的巧克力！”

巧克力。只有这一个词就够了，这就像把钥匙，立刻打开了绿谷记忆的大门。现在他已经足够充分地回想起来了，没错，他和小胜，确确实实是被轰带来的酒心巧克力放倒了。在被放倒之前还做了各种各样的蠢事。

呜呼，简直是颜面无存。

“小胜……”绿谷像是在寻找同伴一样茫然地叫着爆豪，而爆豪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就把头撇向了另一边。看你的蠢脸就知道你才想起来，真是活该。虽然他这么说着，但是绿谷能轻易发现他的耳根子有点泛红。

原来就算是小胜也会觉得尴尬啊。

不过看到这样的爆豪，绿谷觉得自己的脸上也开始发热了。从喉咙里溢出了一丝呻吟声，他举起颤抖的双手捂住了脸。

啊，好想变成起司面包……

既然小胜醒了，为什么不先回去上课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再两个人独处实在是太困难了。

从前的爆豪对绿谷态度糟糕，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甚至用上个性来找麻烦，可至少绿谷还知道自己应该道歉。但是，自从神野事件之后，被救回来的爆豪却有些变了，他不再像个斗鸡一样盯着绿谷不放，但也再没有和他单独说过话了。虽然爆豪的沉默让他的危险性降低了不少，但绿谷却不知道该如何和他相处了。

他们两个虽然是幼驯染，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想法。

就像现在，就算他们之间只有两张病床间的距离，爆豪仰头看着天花板，绿谷低头盯着白色床单，谁都不肯先跟对方搭话，好像那样就是输了一样。但事实上，他们之间还有可以输掉的东西吗？

没有了吧。绿谷垂下眼睑想着，因为小胜讨厌他，而他也……讨厌小胜。

“什么啊，你那副表情！”

带着浓厚怒意的声音突然响起，绿谷一惊，而后莫名其妙地看向爆豪。那双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瞪着他，他能清晰分辨出的只有厌恶和烦躁，更多的一些像漩涡一样的情绪他完全不清楚，也不明白爆豪指得到底是什么。

他的……表情？

“不要给我装傻！之前你不是还很能说的吗，啰啰嗦嗦一些让人心烦意乱的事，不是说讨厌的吗？那你现在的表情算什么！”

爆豪或许是气得急了，提步下床，在绿谷反应过来之前就一把把他按在了床上，手掌粗鲁地扣在绿谷的脑门上，逼他直视自己。

“好疼……小胜你要干什么……！”

绿谷也难得的生出了火气，可再次对上爆豪的眼睛之后，却愣住了。

这样很奇怪吧？对他恶言恶语，还一言不合就把他按住，整个人都快骑在他身上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露出这种眼神？

小胜，你在想什么，又想让我知道什么？你总是在拒绝，我想要接近却总是被你赶走，好像无论说什么都不合你心意。现在你有了新的朋友，就像切岛同学，那是你愿意对他敞开心扉，让他拉你一把的人，从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最初和你相识的不是我而是切岛同学，情况一定会更好吧。于是我开始尝试避开你，离开你的视线，不再与你搭话，我认为这应该是你希望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你现在还会这么痛苦。

我究竟该怎么改正，才能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关系？或者也不一定要回去，但至少我希望你能够像以前一样毫无迷惘。

小胜，是我错了吗？

“你，到底想让人多火大才算够啊——”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绿谷喃喃着，试图用手挡住那让人迷惑的视线，“小胜，你冷静一下，先放开我好……”

“你不是讨厌我的吗？那就不要在讨厌的家伙面前哭啊——而且也不要再给我笑了！”爆豪用力挥开了绿谷遮挡的手，喊叫着的声音甚至有些颤抖。这声大吼似乎耗尽了他体内的氧气，他剧烈地喘息着，执拗地盯着绿谷。

我在哭吗——？

小胜……

“在哭的……不是你吗……”

绿谷茫然地抬起手，沾去了爆豪脸颊上的一滴水珠。

头脑好的话，功课成绩很容易就能名列前茅，战斗的时候也有很大用处，但就算这样，也还是有很多东西搞不明白。

最让人头痛的就是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曾经认为，别人想什么都不关他事，也只是没事干的蠢货才会去自找麻烦地考虑。但后来现实狠狠地打了他的脸，因为就算他抗拒，他也在无意识的时候做了很多这种蠢事。

对象也当然只有一个。

那个该死的，弱小的，只有在惹他生气这方面天赋秉异的混蛋书呆子。

对从小就在众人称赞中成长，也有着与之相配的强大的他来说，那应该只是一颗道边的小石子，随便一脚就可以踢飞到不知道多远。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即使发着抖也要从他手中保护被欺负的人，明明自己也没有余裕的时候也要不自量力地帮助别人，还总是强调着是身体自己动起来的。

——你的身体就那么想死吗？

但更加令人生气的是，对着这个该死的自杀志愿者，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无法移开视线了。

最开始他毫无所觉，可最近切岛那个家伙多管闲事地要他坦诚点，他嗤之以鼻，却被指出了这个事实。那时候的切岛或许没有多想什么，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爆豪你有没有发现你不说话的时候经常在看绿谷啊。

只是这一句话，就让他在当天彻夜难眠，像仇人一样盯着天花板一整夜。

后来他不得不承认，切岛说的没错，看着那个家伙已经变成了他的习惯。

认识到这个事实后，他开始刻意地去留心对方的一举一动，也有意识地压制着自己的脾气。哪怕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讨厌的话，避开就可以了；不爽的话，痛痛快快地干一架就能发泄出去了。可对绿谷不一样，不管是像以前那样天天去找麻烦，还是像现在这样为了不发怒而拉开距离，哪一种都没能让他更好受一点。

你也是讨厌我的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我做过的那些事情你也都一直记得。

那你又为什么要对我笑啊？不管我对你怎样，你面对我的时候总是那种有点害怕又有惶恐的笑容，丑得要命。讨厌的话，就皱起眉头来啊，如果是被你那么看着，我也一定就可以像平常的我一样了。

可是你为什么，就算眼泪流得满脸，还要对着我笑啊！

“在哭的……不是你吗……”

绿谷畏畏缩缩地看过来，满是伤痕的手颤抖着在他脸上碰了碰。直到这时爆豪才意识到自己的脸上同样也有些湿意。

如果是平时的他，一定会大声反驳他才没有哭吧。可是现在的爆豪已经没有那样的力气了，他拼命地抑制着想把压在身下的人炸成碎片的冲动，只觉得身体中积累的疲惫已经到了临界点。

“废久，我最讨厌你了。”

他一字一字地说着，每一个音节都咬的又硬又狠。绿谷大大的绿色瞳孔收缩了一下，更多的眼泪被发达的泪腺分泌了出来，将那张娃娃脸糊了个惨不忍睹，顺着脸颊流下来的在白色的床单上洇出了深色的痕迹。

可就算这样，他还是扬起嘴角，犹豫着将手贴在了爆豪的脸上。

“我知道的……所以小胜，不要哭了……”

可恶！爆豪猛地低下头去，像只失去理智的野兽一样，撕咬上了绿谷的嘴唇。那双唇和他一样的干涸并且起了皮，一点都不柔软，反而有些刺人，可他在将它们咬破的时候几乎感觉到了爽快，铁锈的味道很快就在嘴里蔓延开来，混着不知道是谁的泪水，腥腻又苦涩。

既然你总是要离开的，为什么又要像这样总是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大脑已经无暇思考这种问题，爆豪顺从了内心的指使，用双臂将绿谷死死地压在自己的怀里，像要把他就这么碾碎。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世间所定义的普通的幼驯染关系大抵是如此。从小相伴着一起长大，在心里将对方的存在当做了一种习惯，比起一般的朋友来说，更多了一层家人般的亲昵。

本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一定是哪里错了，才会让他们脱离了正轨。

但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绿谷艰难地呼吸着。爆豪的唇正紧紧地压着他的，不进一步，也完全没有退让的意思。这算是吻吗？如果算是的话，那么也就是绿谷的初吻了。虽然他并没有期望过和女孩子做这种事，但也完全没有想到是和小胜。

接吻在绿谷的印象中，应该是一种表达爱意的方式，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

但小胜为什么要对他做这种事情呢？他根本想不出答案，或者更准确的来说，他现在不在乎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现在更想知道，小胜到底为什么在哭。

心脏很痛。因为小胜哭了，那个像自尊心堆砌成的块一样的小胜，总是笔直地看向自己的目标，他一直憧憬着追逐着的小胜在哭。

他一度以为是自己看到了幻觉，可手指却真切地感受到了泪水的潮湿。还在恍惚的时候爆豪咬破了他的嘴唇，于是这个吻就又多了血腥味，爆豪抱着他的双臂再次收紧，他感觉到自己的内脏都快要被挤出来了。这样也好吧，既然他搞不清爆豪在想什么，那么索性就把一切都展示给对方看吧，如果是为了让爆豪恢复成平常的样子，哪怕依然被欺负，他也愿意做任何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样想着绿谷又努力地笑起来。自己被讨厌了，被拒绝着，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对方是小胜，两人相识后度过的时间承载了不可思议的混杂起来的感情，事到如今，绿谷也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英雄梦想是和对方牢牢缠绕在一起的。

为了能够堂堂正正的站在对方的身边，他会一直努力露出像欧鲁麦特那样的笑容，因为，小胜就是他的梦想啊。

不过他现在肯定哭的很不像样吧。

这样是不行的啊。

深绿色的像海藻一样的头发，已经是高中生还带着点婴儿肥的脸，颊上散落着的淡淡雀斑，像个小孩子一样大的毫无意义的眼。全身上下不管是看哪里，都有让他火大的要素，这就是他的幼驯染。

爆豪执拗地堵着绿谷的唇，尽管自己也觉得荒谬，可他的确从这种行为中获得了满足感。

滚落的泪水被碾碎在两人紧贴的皮肤间，明明最初还有些烫人，却很快丢失了温度，湿冷的触感令人生厌。

那不是一人份的眼泪，爆豪当然明白，但他绝对不会承认。要承认什么？难道要他承认自己因为这个该死的废久而哭了吗？那种事情直到世界毁灭都不可能，还不如杀了他来的更痛快。

既然如此，他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像个笨蛋一样，死死地抓住最后一根浮木一样，爆豪抱着绿谷，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对方身上汲取到些微温暖。但这来之不易的温暖，又很快被绿谷那不像样的笑容夺去了，于是恶性循环，他只能更加用力。同为男性的高中生做这样的事情一定很奇怪，但他却没有什么抵触心理，或许是幼驯染的原因。

也或者说是他的脑子已经变得奇怪了。

大概是从被绿谷说了讨厌的时点开始吧。那时他明明知道理所当然，可还是抑制不了内心的动摇。在他的记忆中这是绿谷第一次如此直言，且从那双翡翠般的眼瞳里也看不出任何虚伪，之后的指控他更是一点都没法反驳，事实上他也不是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对绿谷做过多过分的事情了。

仅仅那样的话他是准备全都接受的，可绿谷却说出了他从未想象到的话。

‘这种事情，我当然是知道的哦。’

‘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小胜的这一点了。’

别开玩笑了。区区一个废久，居然敢用那么丑陋的表情说出那种话，这难道不滑稽吗？难道直到现在你还没有被欺负够吗？不是那样的吧，因为你对别人总是能自然地笑着，可面对我的时候就不再纯粹，那种像哭一样的笑容我已经看够了。讨厌的话就从我身边滚开啊？真心想要避开的话，办法不管多少都是有的吧！可是你没有，不但没有，还说出了绝对不该说出的话，都是因为你，才让我变得不像我了！

……不。

不对。

爆豪闭上眼睛，喉间无法咽下的呜咽声溢了出来，同时感觉到了怀中绿谷的身体有了一瞬间的僵硬。

真是活该啊，不管是这家伙也好，还是我自己也好。

刻意注视和移开视线都是一回事，归根结底你和我不都是在逃避吗。

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从爆豪抱住绿谷的一刹那，他就明白自己没办法再逃避了，仿佛能听见命运在桀桀怪笑。

谁都逃不了的。

承认了这点之后，爆豪甚至觉得自己多少变得轻松了些。终于他慢慢抬起头，松开了对绿谷的压制，看着急促地呼吸着的绿谷，嘲弄地嗤笑了一声，全然不顾自己的呼吸也同样混乱。绿谷的眼泪依然没有停止，泪腺发达这点真是从小时候开始就没有变过。

“废久。”

爆豪低声开口，叫出了这个曾经只是为了愚弄，后来却不知不觉中被赋予了更多意味的名字。绿谷方才有些恍惚的视点定在了爆豪的脸上，露出了想说什么的表情。可在那之前，就被爆豪又一次的呼唤打乱了思绪。

“废久。”

声音中带着难言的压迫力。爆豪腾出一只手来按上了绿谷的嘴角，给他带来一阵刺痛，手指随后又逡巡在下唇上，将渗出的鲜血涂抹上去。

绿谷完全不明白这举动意义何在，但他从爆豪的表情上能看得出来，就连爆豪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所以他没有开口发问，只是静静地看着爆豪。在唇上蹭着的手指比绿谷自己的体温要高，一开始粗鲁的力道渐渐放缓了，疼痛的感觉一消失，他却更加心慌了。

是气味。

香甜，又带着淡淡的酒精味，是来自个性，独属于爆豪的味道。

他不止一次地闻到过这种味道。最早开始于4岁刚觉醒个性的时候，其他的孩子害怕小爆豪会发生爆炸的双手，但小绿谷不。他反而喜欢这双手，因为只要牵过一次就明白，这个嘴巴和性格都很坏的孩子王，在很厉害的同时，也有着温柔的一面，正是这双手曾经无数次地拉着他跨越胆怯和一事无成。最多的是在之后爆豪欺负他的时候，这双手会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制造噼里啪啦的火花或是动真格的爆炸，逼着他承认自己的弱小，但是不管欺负的多么过分，也没有一次真的用个性炸过他。

这个味道他既憧憬，也畏惧，就像对爆豪胜己这个人本身的感情一样复杂。这种纠缠了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绿谷最后将之归结为喜欢。

他突然想起来，刚才还在昏睡的时候，也是闻到过这个味道的，再继续想下去，现在拂着自己嘴唇的手，也是一模一样的。

“废久……”

爆豪还在叫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多余的情绪，只是一声一声地，低低地叫着。绿谷觉得自己隐约有些明白，又不太容易相信。

但是这是小胜啊，他对自己做出什么都不奇怪的。绿谷有些埋怨似的想着。

于是他将自己贴在爆豪脸上的手缓缓挪动到了头顶，轻轻顺着金色的发丝。他老早就想这么干了，爆豪的头发手感就如他所想的那样爽利，但是没他想的那么刺人，只是有一点硬硬的，摸上去会让人心情很好。

爆豪的眼睛有一瞬间瞪得滚圆，石榴石般的眼瞳仿佛着了火，简直像只炸毛的猫一样。

这种惊讶的情绪让绿谷有种小孩子似的报复般的快感。这才对嘛，如果小胜对他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绿谷突然觉得那种默不作声的追逐已经够了，小胜虽然很聪明，但是有时候却也会很迟钝，再继续那样下去他也可能根本无法发现。这种追逐，从来不是为了超越然后扬长而去，因为绿谷最初的动机只是想有个资格，而且他也舍不得。

爆豪方才像逼迫一样的呼唤已经停了下来，可那双眼睛还是在直直看向绿谷，像是无声的威胁，深处好像有些恳切，也好像没有。

你真是个卑鄙的人啊。绿谷吸了吸鼻子，无奈地笑了起来。明明对想要的东西都去直率地追求，却只有在这个时候不去行动，而是像这样安静的等待。被马上就会发怒的你反常地静静看着，只是这样我就没办法再忍耐了。

“废久。”

看吧，就算你没有开口，我也能听到来自你的声音。

就算是这么狡猾的你，我也根本不想放手。

“小胜。”

绿谷按住爆豪的手用上了几分力气，将他的头按在了自己胸腔的位置，而爆豪也难得坦率地没有挣扎，而是顺从了绿谷的意愿，侧着头，慢慢阖上了眼睑。

“小胜，你听得见吗。”绿谷声音柔和，像在讲述一个杳远神秘的传说，这声音仿佛源源不断的溪流，温柔又不容反抗地渗进了爆豪的心中。爆豪闭着眼，在一片黑暗中获得了安宁，就在这静谧中，绿谷的心跳声变得格外清晰，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有力，又明显要比平时更快。“现在的我，只在考虑小胜的事情。”

“……那算什么啊。”

爆豪的声音闷闷的，像在闹别扭的孩子一样，逗得绿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但很快就被爆豪锤了一下，不疼，反而让他笑的更开心了。

“小胜不明白吗？”

“谁会明白废久说的话啊。”虽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但爆豪知道自己没说实话。事实上，绿谷试图向他传达的事情，从那心跳声中已经一览无余了。这是幼驯染之间的默契吗？他傲慢地想，就算是，肯定也只是因为是他和废久。不管世界上有多少幼驯染，他们也一定是最特别的一对。

绿谷小声抱怨着“好过分啊”，可声音中却含着笑意，想来也是知道的。

“小胜讨厌我吗？”

“哈！最讨厌了。”

“那我的讨厌也和小胜一样。”

两人对视一眼，随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虽然我们之间还有很多事情无法互相理解，但现在这样就足够了。一个人太过孤单，两个人就刚刚好，无论将来还会有多少困难挫折，只要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就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是我们啊。

“呐，小胜。”

绿谷又揉了揉爆豪的头发，而被揉的一方则舒服地眯起了眼，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回应，“干嘛？”

“刚才的事情，再做一遍，好吗？”

爆豪一愣，看着绿谷脸上已经泛起了粉红色，还有点害羞地笑着，心想这种表情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不过也不错。嘴角一拧，他就露出了个像敌人一样的恶劣笑容。

看到这的绿谷浑身一抖，只觉得自己好像打开了什么不该打开的开关一样，可是不管怎么样都好，因为对象是小胜啊。“不过这次要……要温柔一些哦？”

“哼，废久就是废久，真是拿你没办法啊！”

这么说着，爆豪撑起身体，看着已经闭上眼睛的绿谷，慢慢低下头去。

这一次，温柔在相触的唇齿间绽开了，不知何时，略带湿意的手掌也交叠在一起，手指相扣，就仿佛抓住了未来。

最终他们拥抱着彼此，一同沉入了幸福的梦乡。

绿谷是被食物的香味从睡梦中叫醒的。一睁开眼，就看到了坐在床边正小声交谈着的切岛和上鸣，而这两个人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的清醒，一起冲他笑了起来。

哎？

绿谷眨眨眼睛，总觉得他们的笑容和平时不太一样。开朗之中带着欣慰，另外还有点小小的揶揄，这让他完全摸不到头脑。

不过，从绿谷模糊的记忆中可以得知，就是他们负责把自己和小胜送到医务室来的。当时好像还起了不小的骚乱，实在是添了不少麻烦，不道谢不行啊，不管是他还是小胜……说起来小胜怎么不在旁边的床上……等等他身前这只手是谁的！

而且身后这种触感也不太像被子……

随着绿谷战战兢兢地小幅度转过头去，慢慢移到视野中央的是制服的颜色：既没有系领带，白衬衣最上面两颗扣子也松散着，大概是因为睡姿的缘故，领口开到了能露出锁骨和一点结实的胸膛的地步……嗯，总之从没系领带那里就已经能说明对方的身份了。绿谷懵懵地仰起头来，果然，不是他的幼驯染还能是谁。

平时总是一副凶恶表情的脸，在这时也变得稍微平和了起来，只有眉毛还微微蹙着。但就算这样，也让绿谷有些晃神——虽然不是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事实，不过小胜的脸真是好看啊，总觉得很狡猾。明明性格那么残念。

终于彻底从睡意中挣脱出来，绿谷也慢慢回忆起了睡前的事情。当然，理解了事态也不代表他就一点都不惊讶了。

毕竟此刻他正像抱枕一样被抱着。

爆豪的一只手臂绕在绿谷的胸前，即使在睡梦中也有几分力气，这让绿谷的后背紧紧贴在了他怀里，略高的体温也源源不断地传了过去。绿谷稍微动了动身体，这才发现自己枕着的不是枕头，而是爆豪的另一只手臂，不仅如此，他的腿上还压了一条腿。幼年两人关系还好的时候不是没一起睡过觉，可绿谷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多年后，对方的睡相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木着脸将头正了回来，这下子他完全能理解自己的两个同学为什么是那么一副笑容了。

“噗……绿谷Don’t mind！我们不会告诉别人的。”

切岛放轻了声音如此安慰道，但绿谷当然没有错过他之前忍不住的笑声。

“没错没错，不然会被爆豪杀了的吧www……”

上鸣根本就是直接笑出来了。

绿谷的脸上红成一片，不过对爆豪倒也没什么埋怨的情绪。不如说这种久违的亲近感反而让他感到开心，只是到底还是脸皮薄，没办法在同班同学的注视下还泰然自若。而且从刚才就闻到的香味也在考验着他的神经，这也难怪，两个人在早课之前就被送到了保健室，虽然期间醒过一次，也是水米未进——除了那块巧克力。

“咕噜噜……”

他的肚子也应景地响了起来。

“哦哦，果然饿了，毕竟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啦。我们买了炒面面包三明治还有汉堡，虽然不知道合不合口味，就先填填肚子吧。”

随着切岛打开了塑料袋，食物的味道完全飘散了出来，绿谷顿时觉得肚子里空落落的感觉被无限放大了，眼神也多了几分火热——高中生的胃口可是无底洞哦？现在送来食物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

“——真的太谢谢了！切岛同学，上鸣同学，之前还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谢谢你们一直愿意帮忙，我真的，真的很高兴！”

哇……都感觉眼眶发酸了。

“绿谷你真是的，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朋友之间互相帮助不是超合理的吗——嘛不过姑且问一下你的酒已经醒了吧呜噗！”

“诶？”

“哈哈哈不要在意，今天训练的时候他稍微撞到脑袋了——绿谷你不是饿了吗？快起来吃点吧！”

绿谷看了看死命挣扎的上鸣，又看了看面不改色捂住上鸣嘴的切岛，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深究。总之现在还是先吃东西好了，但是在那之前……绿谷感觉到抱住自己的手又动了动，有些头疼。

……要怎么才能不吵醒小胜啊？

怎么想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他只能尽量把动作放轻，想先将爆豪压在身上的手臂抬起来。两只手颤颤巍巍地贴上爆豪的手腕，闭上眼一使劲，诶？居然意外地容易？绿谷不敢置信地睁开一只眼睛，心想原来这个人也会这么老实啊。

不过估计也只限定在睡觉的时候了。

一边腹诽一边努力向床边蹭，不知不觉绿谷已经快成功了。虽然感觉对睡着的小胜有点抱歉，但汉堡肉的香味正召唤着他！

还差一点了——

然而就在绿谷将要一个鲤鱼打挺直奔食物的时候，后面突然杀出只手来，一把就把他拉住了。在他反应过来之前，爆豪的声音就和灼热的呼吸一起喷在了他耳边。

“搞什么啊废久……老实点……再睡一会……”

他的声音因为睡意而略带沙哑，语气也不像平常那样暴躁，有些慵懒，尾音拖了拖，又有了那么点撒娇的味道。绿谷愣了两秒，待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顿时从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他下意识地猛一起身，就这么翻下了床。

一边的切岛上鸣已经要笑到打跌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即使是这么大的动静，爆豪还是没有被吵醒，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了几声含混的嘟囔，就又沉沉睡去。

只有绿谷一个人狼狈地坐在地上，嘴巴张张合合了半天，最后还是用双手捂住了脸。

“真是的……小胜这个笨蛋……”

虽然刚才一瞬间害羞到想爆炸，可饥饿到底还是战胜了羞耻心。

绿谷坐在床边大嚼着汉堡，尽量让自己专注于眼前的食物，而不是爆豪刚才一系列让他不好意思的举动。在他身后，爆豪朝着另一边侧躺着，呼吸声平稳有力，听上去恐怕一时半会还真醒不过来。

也幸好是这样，不然在刚才那种情况下醒过来的爆豪一定又会大闹起来吧。最大的受害者还是绿谷。

唉。绿谷小声叹了口气，有些忿忿。有时候想想，爆豪欺负他真的已经变成习惯了，无论是对爆豪，还是对他自己。但事到如今恐怕他也没办法再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了，索性随他去吧。

现在更值得感慨的是这个汉堡——真美味啊，明明就是商店里普通的商品，这恐怕就是所谓的“空腹是最好的调味品”吧。

“怎么样？”

切岛的声音似乎有点紧张，绿谷不太明白其中缘故，可他还是对切岛笑了起来，“很好吃哦！”

“那真是太好了。”面对着绿谷的笑容，切岛一度欲言又止，可最后还是像下定决心一样握了握拳，并在绿谷惊异的目光中冲着他深深低下了头。“——绿谷抱歉！我知道这在吃饭的时候不是什么好话题，但我也没办法再继续忍下去了……真的是，太不男人了！”

绿谷差点被又送到嘴里的汉堡噎到。他努力将塞了满嘴的食物咽了下去，顺了顺气才来得及叫出声：“切……切岛同学！？这是在做什么，快把头抬起来！”

上鸣摸了摸头，“嘛，总而言之绿谷你就先听他说吧，变成这个样子的切岛超固执超——麻烦的。”听他的语气倒像是早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出，但也完全没有给绿谷解释一下的意思。

“到底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显然绿谷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只得继续推进对话，却无法按下心中的愧疚感：无论发生了什么，切岛也不必这样向他低头啊！

“之前，就是在把你带到医务室之前，我打晕了你……虽然是无可奈何，可归根结底责任也在不成熟的我身上。要是我力道掌握的更好，可能你也不会睡这么久……总之绿谷，非常抱歉！”

这么说着，切岛再次低下头去。

他说的话让绿谷一时哑口无言了，明明是在道歉，可这样直率的话语却让人感觉很帅气——很有切岛的风格，正因为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毫不掩饰，才会让他很容易成为众人的中心，就连爆豪这样生人勿近的猛兽都对他没什么抵触感。说来惭愧，绿谷之前甚至嫉妒过这一点，可是很快那点微末的情绪就完全转变成了钦慕。

而且切岛道歉的原因也实在微不足道，更何况事实上还是绿谷自己不胜酒力。绿谷

绿谷正坐在地板上，颇有些局促不安地盯着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上鸣，老实到像只刚被领进家的猫。旁边盘腿坐着的切岛明白这就是他性格使然，也不点破，只是熟门熟路地往绿谷身边放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和点心。

“那个……切岛同学？”绿谷终于忍不住心中的疑惑问道，“上鸣同学是在干什么？”

“找东西吧。”切岛漫不经心地答。

找东西。绿谷咀嚼着三个字，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好。从他被上鸣拉进门来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七分钟，而对方从把他安置下就一直没消停过。也真不是绿谷大惊小怪，学校的宿舍啊，哪怕大手笔如雄英，也不过一人一个单间，安置下床铺后空间就不算太宽裕了。可就是在这么间从头走到尾连一分钟都用不到的房间，上鸣就有本事把东西放的花近半个小时也找不到——